上海故事卷一（修订）

序言

從很久開始我總是希望能記錄下一些過往生活的點點滴滴，因為覺得這是十分有意義的事，但是人的惰性，總是尋找各種各樣的理由拖拖
拉拉，俗話說萬事開頭難，這次發現 kindle有為每人開放了獨立的發佈平台，終於趁著還剩下一天的年假鼓起勇氣，打起精神開始落筆，其實內容上平時都有咀嚼回味，畢竟往事如煙，趁著時間上不太晚，能早些記錄一些內容，即使只是放到 KDP或是互聯網檔案中，理由大致就是如此了，我會從在70年代的上海開始，從平凡的視角重放一下過往的點滴。序言就說這些吧，畢竟時間有限，對於標點和文字的粗陋我預先對讀者標識歉意，這應該也不是一本杜魯門‧卡波特式的《別的聲音，別的房間》類的自傳小說，內裡人物地點等都會重構，如有雷同請忽略之。

正文

有人說三歲以前的嬰兒是沒有記憶的，我想說也需會有一點點吧，對於自身鴻蒙時期，還是有些印象的，記憶深刻的有一段，那是被抱著坐在
公交車上，大概率應該是媽媽單獨抱著，外面的天有些灰暗，並且下這小雨，公交車也許是老式的電車，正在小轉彎，透過模模糊糊的玻璃，看到小轉彎的轉角處有一套兒童遊樂的設施，從後來的角度審視這應該是給兒童爬上爬下的遊樂設施，那個時代很多，一層一層有圓形，正方形的，組成一個立體形狀，色彩有紅色，綠色黃色等。但是為什麼這是一個嬰兒所能留下的最初的記憶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天色有些灰暗，車窗有些灰暗，電車轉彎看到的前半部分也有些灰暗，遊樂設施的色澤也一樣，當然灰暗一些並不難看，這是一種美感或是塗色的工藝，就像鳥山明 DQ的色澤一樣吧，當然略微灰暗一些，畢竟那是一個陰雨天，當時並沒有孩子在那裡玩兒，但是我知道那是可以玩兒的。

關於公交，早期比較深刻的印象就是沿著一個圓形的建築繞上大大的一圈，那裡應該就是曹家渡吧，以前的商業中心之一，經過那裡的時候總
是十分熱鬧，天氣晴好。

最初的第二個印象有些模糊不清，也需是閣樓木質樓梯的一部分，這在當時是十分常見的，之後我的第二個家也是，但是我並不記得自己踩在
這個階梯上的感覺，所以應該一直是被抱上去的吧，根據長大後所知應該是在西康路短暫地居住過一段時間。

按照時間的維度，下一階段需要一些序言，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父母三十歲插隊落戶回到上海決定各自準備讀書考大學，這部分之後也會在其他章節或是單列書寫，我還會根據他們的敘述補充各人或周邊的經歷，總而言之他們對於那段時間並不後悔，看到很多，學習到很多，也成長很多，有自己獨立的堅強的價值觀和世界觀，當然是作為善良的好人這點始終如一。所以在他們備考和度大學的階段，我就安心的在兜兜阿婆那兒被照顧了大半年，也許是接近一年，之前在富民路附近，也就是現在的巨富長哪兒也小住過一會兒，因為聽說那裡的老太太對我挺好，不厭其煩把我褲子剝開屁股朝上曬太陽，這樣不容易得尿布濕疹也可以補充維生素吧。兜兜阿婆哪兒，我大概約莫兩歲出頭，也可能是一歲多，因為按時間算我還在師大全托了將近一年，三歲才到家裡附近的幼兒園，那時候從記憶中我印象是兩間連在一起的一層平房，住著老爺爺和兜兜阿婆兩人，似乎她女兒已出嫁，偶爾回。外邊一間應該是進門後的廳，印象不深，裡面一間靠右是臥室，我記得白熾燈黃色的燈光較為明亮，臥室的床頭靠窗。老爺爺好酒，偶爾喝一小盅，據說會拿筷子沾一點點白酒給我舔下，當然本人是不記得了。記得有一天我坐在嬰兒車上，那是常見的金屬的嬰兒車，有幾個小輪子，後來在汽車博物館中有看到了同樣的款式，我當時把手擱在嬰兒車桌面上，屋子外面看不到什麼，似乎也沒有櫛連的其他房屋，外面一片龐大的黑暗濃墨地巨幅地橫在無盡的遠方，裹挾這整個可見的空間，這時候沿著鐵路，從地平線的一頭開過一列鋼鐵巨獸，轟鳴著，咆哮著，冒著灰白色的濃煙，震撼地從我的眼前不多遠處駛進了另一頭無盡的黑夜，呼嘯而過。這時候兜兜阿婆說，以後和我一起去北京，那應該是一輛向北方的貨車。根據之後的判斷，那鐵路應該是沿河凱旋路向北的貨運鐵路，很久很久以後大約九十年代那條鐵路才拆除，在這之前大學早期或高中坐公交經過延安西路凱旋路的時候還有鐵路指示燈和紅白相間的橫桿和嘟嘟嘟的等待聲，中學騎車向北時候還會推車經過凱旋路跨蘇州河的鐵橋，蘇州河的背面甚至還有個廢棄的小火車站。從位置判斷，兜兜阿婆的家應該在現在的寧夏路以北中山路以西的某一處，當我六歲剛進小學時，兜兜阿婆還不辭辛勞從那裡來看我，帶著一個小小的書包給我，那是在三到四年後了吧，然後，在我2年級下半年轉學前，我們已經聽到了兜兜阿婆去世的消息，那時候僅僅相隔一年多，我和

母親在曹陽一村的河邊一邊走一邊懷念兜兜阿婆，十分傷心，傍晚的天色逐漸暗淡。來看我時候，我坐在靠門的書桌上，她只呆了一會兒，臉上佈滿皺紋，但是我猜她還是開心的，因為皺紋彎曲的是笑容，只是我與她之間有一些生分了。

從兜兜阿婆家出來我應該兩歲出頭了，那時候父母都在讀大學，我來到了師大的托兒所，那裡也不容易進，據說媽媽是很費神費心求了人的，
托兒所是全托的，記得週末過後星期一父親騎著自行車載著我去托兒所時候，我坐在自行車前面的單杠上，下來時候知道又要分別六天，我是緊緊抓住車龍頭不放大聲嚎哭，把老爸惹的很是尷尬，勉強送進托兒所。托兒所環境不錯靠近師大一村後門也就是後來的老師大出版社書店對面，有比較高的樹木，草地和遊樂設施，天氣好的時候小朋友會在室外玩耍，但是我並不記得很清晰。北側是一間小教室，正中間有一個長條的小桌子，小朋友圍繞一圈玩兒，印象裡有用手帕疊成長方形，一頭疊高起來的薄薄的一層，像汽車麼，然後兩邊的小孩會推著它們相對前進。教室的進門處左邊的高處掛著一疊厚厚的日曆，如同神諭一般，綠色的數字昭示還需要待在托兒所，紅色的數字說明可以回家了。從這個桌子的大小和記憶以及家裡的回憶看小朋友是不多的，大約七八人吧。

托兒所的其他記憶有些，有一週末，或者說是週日，那時候是六天制，父母都也需上課考試，所以托兒所的小穎阿姨帶我回去一天，她家應該
裡幼兒園很近，也需就在靠師大的金沙江路北側，在二三樓，屋裡光線明亮，小穎阿姨很可親。那時候每個孩子都睡在一個單獨木質的嬰兒床裡並列間隔，有一天晚上似乎尿床了，托兒所老師半夜沒睡好，我站在一邊，她毫無抱怨地在一邊搓洗。聽家裡說那時候我還會爬出嬰兒床的，想想看也許那就是人生頭次翻墻吧，觸碰外面的世界，沒想到現在人到中年還在翻墻。有一個午後，所有的嬰兒都在嬰兒床裡午睡，天色不早也不暗，看著就像現在的兩三點，我並未睡著，遊目四顧，眼角掃到有兩張臉在門口探頭探腦地探望，一個是短髮的媽媽，一個是她的後來去澳洲定居的同學柴，她們都很年輕，快樂，好奇，是的今天是週末，該回家了！

後續，我想第一個短篇先到這個，後面就進入幼兒園曹陽一村了，之前的人生較為簡單只有片段，之後隨著活動範圍的增大，幼兒園，羊角包，
電影院，動畫，師大，鄰居胖瘦阿婆，拿牛奶迷路，第一次看到卡車，小貓，殺雞，電線，煤氣，風花雪月就略微有些複雜，需要好好考慮，我會在第二本中繼續，今天能走出第一步寫了些，心裡覺得是放下了一塊石頭，謝謝所有未來的讀者，我會繼續努力一點一滴積累。